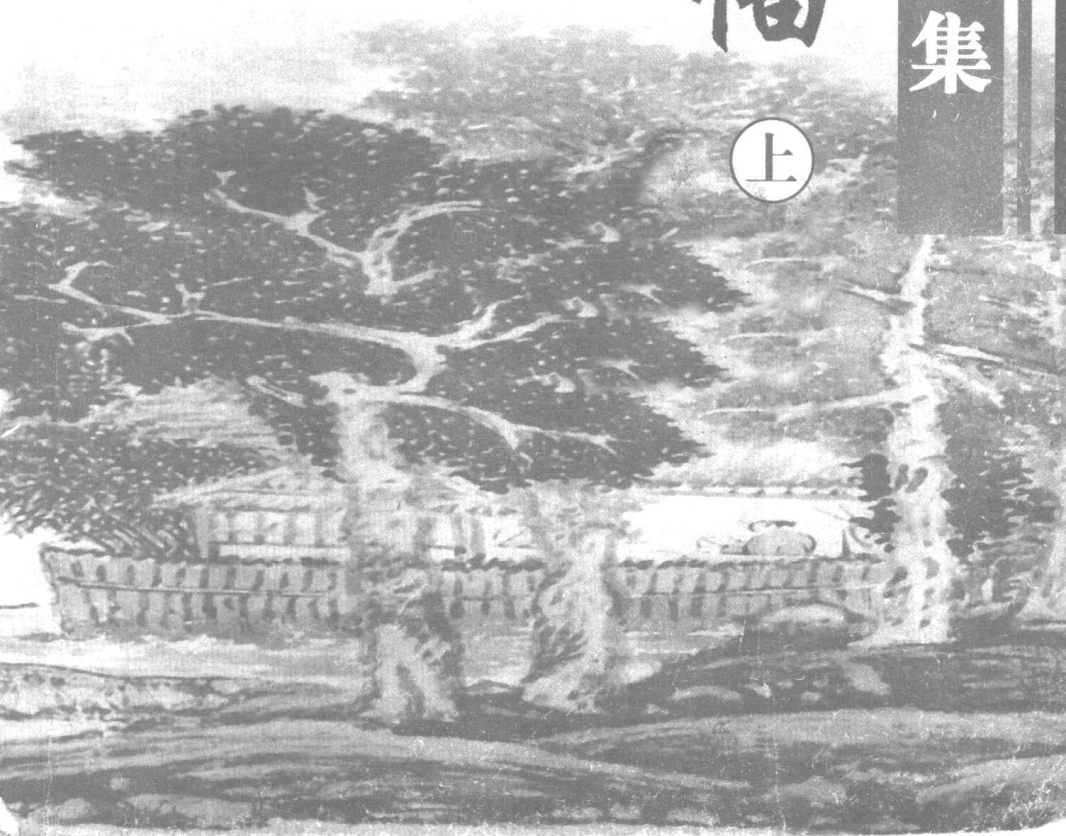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北
令
南
幡

上



前 言

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中，塑造了名冠“武林十三奇”的诸、葛双仙，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。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，实乃作家本人“诸葛青云”之自比。的确，自1958年，诸葛青云涉足“江湖”，发表处女作《墨剑双英》，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、《天心七剑荡群魔》姊妹篇，名噪“台港”，为其赢得巨大声誉，成为台湾早期武侠作家中名家中的名家，与卧龙生齐名。60年代初，古龙刚事创作，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，遂向金庸、诸葛青云“取经”，学习文采诗意，并重人物刻画，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，终成“新派”大家。

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，其名家既能融合“北派五大家”之优长，又能各出机杼，转形易胎而作。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，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，他才华横溢、想象奇诡。其作品文字笔法、写景状物、人物塑造、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，又能创新发展，因而更能引人入胜。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，如诗如画之景物描摹，台湾无人能出其左；说到奇幻，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、神魔斗法，却另有奇妙，更具魔幻、奇异的色彩。在《紫电青霜》中，白鹦鹉不仅能作人言，且清音婉转，颇具辩才，更能与人谈诗；而以流传千古的《满江红》、《正气歌》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“六贼妙音”真可谓奇思妙想、别出心裁；文中“祭剑”、“三蛇生死宴”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，使人大开眼界。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，非大家不能为也。

诸葛青云善写情事,其“风流多情”直接承继于北派“言情”高手朱贞木。然而“情”到了诸葛青云手中,更显恣肆浪漫,更显风流多元。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其前期作品如《半剑一铃》、《折剑为盟》、《铁剑朱痕》、《弹剑江湖》等书,均以“剑”为名;而后的作品如《豆蔻干戈》、《玉女黄家》、《劫火红莲》、《五凤朝阳》、《红剑红楼》、《咆哮红颜》等,则皆有红粉妆点。利剑配佳人,刚健衬袅娜,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,总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,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,皆风流蕴藉,令人心仪;而温馨缱绻的少女情怀,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,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、冶艳狎姿,更是刻画入微、纤毫毕呈。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“情”入手,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、狰狞恐怖也是因“情”而生。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“由情生孽”。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。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:喜、怒、忧、惧、爱、憎、欲。端的好一个“情”字了得。

同时,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,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。因此,能充分发挥其“文采风流”的专长,小说写得潇洒俊逸、文采斐然。像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,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,挥洒自如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,又满篇的诗词歌赋,才有台湾“才子佳人第一人”之誉。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,堪称台港“双璧”!

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。时至今日,这些波澜壮阔、气韵生动的作品,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,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。可谓青云不老,常读常新。

内 容 简 介

“劝君莫上祁连山，冻髓裂肤冰雪寒。”但在这人迹罕至的冰天雪海中，却有三样祛除百毒、驻颜长生的罕世圣药——朱红雪莲、成形雪参、雪白芝马——引得江湖群魔，纷纷瞩目。觊觎圣药，群魔聚居祁连山下的玄冰凹、血影神宫、鬼趣庄……

“玄阴泉母”百里夫人从白骨沟中得到武林秘籍《九绝真经》，又传柬八荒，邀约凶邪，企图发起“玄冰大会”，称尊万派，独霸武林。天下群魔“白发杀人王”魏老婆婆、“绝灭法王”呼延炳、“雪衣艳鬼”贝亭亭、“屠龙岛主”王伯温……不辞千里来到祁连山。一时群魔蜂起，鬼蜮如麻，武林面临浩劫！

以“北令南幡”冠绝武林的“红叶令主”虞心影和“青幡仙客”卫涵秋，聚集“红叶七人盟”等侠士，匡扶正义，搏杀邪魔。先后剪除参天壁上断头台的“血影邪教”、蚀骨销魂小洞天的“销魂淫教”；诛杀“血影教主”赫连威、“哑口毒心玉仙郎”傅文朝、“燕尾阎罗”申屠爵等魔头。并用《孙子兵法》中“不战屈人之兵”的上策，潜入群魔内部，连施妙计，驱虎吞狼，以恶除恶。利用邪魔各自刁诈险恶的阴暗心理，使之互相猜忌，明争暗斗，自相残杀，全死在百丈冰峰之下。

漫天冰雾雪花把腥臭的尸体、名利、邪恶、欺诈、狂傲……全掩埋在素洁的雪原下，“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”。“北令南幡”依偎在一起，怀抱着可爱的雪白芝马，随着侠士们缓缓地离去……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古来白骨无人收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强将手下无弱兵 | (35) |
| 第 三 章 | 峰头怪事 | (71) |
| 第 四 章 | 祁连山中销魂教 | (106) |
| 第 五 章 | 迷神圣烛 | (141) |
| 第 六 章 | 戮神金燕 | (177) |
| 第 七 章 | 阎罗谷中定赌注 | (212) |
| 第 八 章 | 销魂墓里绮罗香 | (247) |
| 第 九 章 | 中途人交错 | (282) |
| 第 十 章 | 迷魂丧智乱心魄 | (316) |
| 第 十 一 章 | 推心置腹吐心机 | (341) |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十 二 章 | 故布疑阵 | (363) |
| 第 十 三 章 | 论功分胜负 | (399) |
| 第 十 四 章 | 袭敌反遭算 | (423) |
| 第 十 五 章 | 巧计走双凶 | (455) |
| 第 十 六 章 | 巨雕擒芝马 | (489) |
| 第 十 七 章 | 灵犀暗相通 | (526) |
| 第 十 八 章 | 灵复智明 | (561) |
| 第 十 九 章 | 故弄玄虚 | (594) |
| 第 二 十 章 | 宴无好宴 | (626) |
| 第 二 十 一 章 | 驱虎吞狼 | (659) |
| 第 二 十 二 章 | 以恶除恶 | (694) |

第一章 古来白骨无人收

“劝君莫上祁连山，冻髓裂肤冰雪寒。劝君莫登子午峰，好汉难禁子午风。劝君莫下销魂谷，谷中女鬼颜如玉。劝君莫进白骨沟，古来白骨无人收。”

凡属久走西北边荒的商贾行人，无人不把这八句歌谣，互相传告，深以为戒。

但这祁连山、子午峰、销魂谷、白骨沟四处，虽使一般商贾行人，视为畏途。却也使武林健者，江湖豪客，极为向往。

为什么呢？

为的是圣药、神兵、美人、秘籍。

据江湖传闻，在祁连山的冰天雪海之中，有雪莲、雪参及更难得的雪芝出现。

在子午峰腰一座每日子午两时，均有猛烈阴风发作的深邃洞穴之中，藏有一柄前古神剑及两柄罕世宝刀。

在销魂谷下一座销魂古墓之中，住有一位美凌西子，艳压天真的妙龄少女，时于月白风清之夕，不甘寂寞地裸舞求偶。

在白骨沟的如山白骨之中，埋藏着一册武林秘籍“九绝真经”。

够了，常言道：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”这些圣药、神兵、美人、秘籍的引诱力量，自比寻常钱财酒食，强出多多。于是，祁连山万载寒冰千年积雪的冻尸，子午峰子午阴风中的冤魂，销魂谷衍衍乱石中的色鬼，那白骨沟如山白骨中的白骨，便一天天地更

复堆积了起来,经常会有新鲜分子参与。

天空飘着细雨,时光正属黄昏,节令则是五月盛夏。

杜工部的《兵车行》中写得好:“君不见青海头,古来白骨无人收。新鬼烦冤旧鬼哭,天阴雨湿声啾啾。”如今这“龙首山”中的“白骨沟”,虽然地属甘宁交壤,不是“青海头”,但细雨微风以下,却不时从山沟之内,传出绝似新鬼诉冤,旧鬼嚎哭的“啾啾”之声,并还有种腐尸恶臭,令人欲呕。

雨丝越来越细,终于渐渐收歇,夕阳也即将匿彩沉光,“白骨沟”前,却从不同方向,驰来了两条人影。

从东面来的,是位钩鼻鹰目的黄衣老叟,年龄约莫五十二三,步履如风,身法矫捷,肩头微露剑柄。

从北面来的,是位手执玄门云帚,神采出尘,清朗不俗的青袍道人。

两人几乎是同时到达这“白骨沟”前,但因来处不同,故而转过“白骨沟”当面一座高峰的峰脚以后,方猝然相遇。

黄衣老叟首先失惊收步,“哎呀”一声,抱拳叫道:“元朗真人,我们在‘天山英雄会’上,一别三载,竟于这‘白骨沟’前巧遇,真所谓人生何处不相逢了。”

元朗真人也眉端颇现惊奇神色地稽首当胸,先念了一声“无量佛”号,然后方含笑说道:“娄老当家的,你近年威誉更振,‘毒剑神鹰’娄振羽七字,在云贵川湘一带,能止小儿夜啼。难道还放不下昔日‘天山英雄会’上,那段已过眼云烟的区区小事吗?”

娄振羽鹰目一翻,轩眉狂笑说道:“真人放心,慢说犬子昔年承教之后,因知耻奋发,今略有小成,反而受益非浅。娄振羽便不自量力,向真人了断这桩过节,也不会不择时地的,在这‘白骨沟’前,有所妄动。”

元朗真人闻言,微笑说道:“娄老当家的总不会偶然路过这

‘白骨沟’前，此来定是为那‘九绝真经’的了？”

娄振羽扬眉笑道：“‘九绝真经’是罕世秘籍，凡属武林中人，谁不梦寐以求之？但娄振羽此来，并非专为寻经，也要找寻犬子。”

元朗真人笑道：“娄侗老弟，也来了吗？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娄振羽便接口笑道：“他是与一位好友，同来西北，准备遍历祁连山、子午峰、销魂谷、白骨沟等四处，把艳羨江湖的圣药、神兵、美人、秘籍，一齐获得。”

元朗真人“哦”了一声，扬眉笑道：“少年豪气，着实可佩，但愿娄侗老弟能如愿以偿。”

说完，微一侧身，竟似礼让这位西南臣寇“毒剑神鹰”娄振羽，先进入这“白骨沟”内。

娄振羽见状，讶然问道：“真人这是何意？”

元朗真人笑道：“既承娄老当家的不记我在‘天山英雄会’上得罪令郎的前仇，贫道理应奉让娄老当家的先行入沟寻宝。”

娄振羽目光微转，忽然电射凶光，觑定元朗真人，扬眉冷笑说道：“元朗真人，在光棍眼中，何必揉甚沙子？你是不是想等我进入‘白骨沟’，费尽心力寻得‘九绝真经’之后，再拣便宜地加以掠取。”

元朗真人念了一声“无量佛”号，皱眉苦笑说道：“娄老当家的，你未免太多心了！贫道纵非真心奉让，存有歹念，也未必胜得了你的‘神鹰三技’及那柄‘吴钩毒剑’。”

娄振羽神色甚傲地点头说道：“你这几句话儿，倒说得不错，我父子的‘神鹰三技’，年来进益多多。老朽的一柄‘吴钩毒剑’，则不仅锋芒更利，毒力更强，并新创出几手颇足自诩的奇绝招术，正想寻两位武功还过得招的江湖人物，试试手呢。”

话音一了，微抱双拳，向元朗真人狂笑几声，便自化成一缕黄烟，飘进那条被称为“白骨沟”的山沟以内。

元朗真人一向性情爽朗,对于“毒剑神鹰”娄振羽的狂傲神色,及不逊言词,倒也并未在意,只是目注对方去处,摇了摇头,低声自语说道:“娄振羽,你想错了,我哪里会和你争夺什么‘九绝真经’?远来‘白骨沟’之故,无非奉旧友之邀,专程赴约而已!”

元朗真人自语方毕,忽然从那“白骨沟”中,吹出一股阴风,风内挟有难闻之极的腐尸臭味。

元朗真人一面掩鼻皱眉,飘身纵出数丈,一面目光遥注“白骨沟”口,心中暗自忖道:“这条‘白骨沟’中,据闻遗尸累累,‘古来白骨无人收’之语,几乎传遍江湖。自己好容易来到此处,虽无什么觅取‘九绝真经’的贪心妄念,但等‘毒剑神鹰’娄振羽走去以后,却不妨进沟一行,见识见识这名列西北‘四大凶地’之一的‘白骨沟’内,究竟有什么样的怖人景色?”

元朗真人思忖至此,“白骨沟”中忽然响起了一片啾啾鬼哭。鬼哭之声刚起,跟着又起了一声凄厉怒啸。

这声凄厉怒啸,虽极短促,一啸即止,但却已可听出正是那人入沟未久的“毒剑神鹰”娄振羽所发。

不仅啸声是娄振羽所发,并可从啸声凄厉愤怒的程度之中,推断出这位西南巨寇业已受到了相当伤害。

元朗真人闻声之下,本想入沟赴援,但身形才闪,便又倏然止步,摇头自语地叹道:“江湖中事,多半都是‘是非只为多开口,烦恼皆因强出头’,我又何必自找麻烦?”

说也奇怪,那啸声一发即止,鬼哭一起便收,任凭元朗真人怎样功聚双耳,凝神倾听,也听不见这“白骨沟”中,再有任何声息。

元朗真人足足听了约莫两三盏热茶时分,仍未听见丝毫异状,不由起了好奇之心。

这种好奇之心，具有绝大力量，策动得元朗真人，毅然抛开招惹是非及多添烦恼的顾虑，决心入沟一探。

决心即定，元朗真人便取出一粒灵丹含在口内，以及一包奇香药粉，涂抹于鼻孔之中，防祛沟中尸毒及奇臭尸味。

他因蓄意探奇，遂不曾提气纵身，而是从“白骨沟”口，缓步走进。

这条“白骨沟”中，正面有片高大石壁，挡住沟外人目光，必须转过石壁弯角，方能看得见沟中景物。

元朗真人行约三四丈，沟势忽开，阴森出奇的可怖景色，看在眼中，也不禁使这位空门奇侠，毛骨悚然，全身起粟。

原来，沟势至此虽开，但却也至此已尽，成了一片四山环矗，方圆数十丈，怪石林立，地形高低不平的奇形死谷。

谷中白骨，几达百数十具之多，或仆、或坐、或倚靠石壁，并有四五具立在那些嵯峨怪石之间。

姿态各殊，狰狞可怖。

元朗真人是当代武林中有数奇侠，对这些因贪致祸的满谷白骨，只有怜悯，并不畏惧。他所以毛骨悚然之故，却是为了进谷不久的那位西南臣寇“毒剑神鹰”娄振羽，竟不知何往？平白失踪，心内大为惊愕。

除了进口之外，扫视四山，全是陡立百丈的摩天峭壁，根本无路可通。何况自己不仅眼见娄振羽入谷，并且还听见他发出一声厉啸，如今怎么突似插翼飞去，不见踪影。

元朗真人惊奇万分，心中暗自盘算，认为只有一种可能，娄振羽中了什么暗算，倒卧在谷中西南角上的几块巨石之后。

他心中既作如此猜想，脚下自也便向那西南角上的几块巨石缓步走去。

刚刚走到目光可以遍及石后之处，元朗真人便大为愕然，失

惊止步。

因为，在一块约有一人多高的巨石之后，正站立着一具奇异白骨。

这白骨之上被加以“奇异”二字，便因它有点与众不同。

其他白骨，身上均无寸缕，这具白骨，却保留了一点衣着。

它上身毫无异处，只在腰间系着一条长才及膝的鲜红短裙。

这条红裙，若是着在绝代佳人的纤细楚腰，冰肌玉肤之上，自然宛若牡丹绿叶一般，会把着裙人儿衬托得分外娇艳。

但如今它是系在一具骷髅白骨腰间，遂不仅毫无娇艳意味，反把那具狰狞白骨，衬托得分外狰狞可怖。

元朗真人知道“白骨沟”尽头的山谷之中充满怪异，遂极为谨慎地先行提取“玄门罡气”，功行百穴，劲布周身，然后才向那具腰系红裙的奇异白骨闪身纵去。

一到近前，又发现两桩不可思议怪事。

第一桩怪事是这具腰系红裙的奇异白骨，居然新死未久，骨节骨缝等处，尚有残余血肉，这血肉且并未腐烂，仿佛是把一个活生生人儿，剥皮剔肉，只剩下一副骷髅骨架。

第二桩怪事则是在这红裙白骨之旁的石地之上，遗留着一柄隐泛绿光的“吴钩剑”。

元朗真人一眼便知这柄尖端弯作钩形的“吴钩剑”，通体淬有剧毒，正是“毒剑神鹰”娄振羽寸步不离的成名兵刃。

照这目前情势看来“吴钩毒剑”既已入目，莫非这具腰系红裙的狰狞白骨，便是“毒剑神鹰”娄振羽的尸体？

元朗真人按照情势，自然而然地起了这种想法，但按照情理，却又觉得这种想法绝无可能。

因一来“毒剑神鹰”娄振羽的功力不弱，与自己总在伯仲之间，怎会如此轻易地便自遭人毒手杀害？

二来就算姜振羽已遭毒手，也决不会在仅仅两三盏热茶时光之内，便被人剥去了皮，剔去血肉，变成一具腰系红裙的狰狞白骨。

他越想越疑，竟气发丹田，高声叫道：“姜老当家的，你如今何在？”

话音一毕，哪里有人答话？所听得只是四壁之间的一片“嗡嗡”回响。

残阳早坠，初月昏黄，加上山风强劲，刮得翠竹苍松，萧萧生韵，越发替这奇异山谷之中，添了不少阴森幽秘。

尤其是元朗真人这一提气高叫，不仅震得四山皆应，连满谷白骨似也摇摇晃晃地均欲起立。

元朗真人心中存不可思议之疑，目中见凄凉生怖之景，身上遂不由自主地机伶伶打了几个寒颤。

他不想在这宛如鬼境的“白骨沟”中多作停留，遂疾闪身形，纵向出口，打算等邀约自己来此的那位武林奇客赶到以后，告知所见，彼此再共商探察沟中怪异的稳妥之策。

谁知元朗真人方纵到山沟出口，身后忽又起了一片令人入耳以后，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啾啾鬼哭。

除了这片啾啾鬼哭以外，仿佛还有一些绿莹莹的光芒，微作闪动。

元朗真人止步回身，只见方才那块一人多高的巨石之上，现出不少明灭闪动的磷光字迹。

这些磷光字迹，似诗非诗，似歌非歌，写的是：

劝君莫入白骨沟，古来白骨无人收。

劝君莫想九绝经，白骨如山何处寻？

吴钩剑，老毒鹰，化为白骨着红裙。

烦君传语江湖客，切勿纷纷枉费心。

说也奇怪，元朗真人刚刚看完，这些磷光字迹，便告倏然熄灭。

元朗真人默然转身，一面走往“白骨沟”外，一面心中思量，知道这条名列“西北四大凶地”之一的“白骨沟”，业已被甚工心计狡猾的凶人盘据，变成了阎罗地狱。

他走出沟外，飘身纵登一片峭壁顶端，展目四眺，仿佛有所寻觅。

蓦然间，一片微风，向元朗真人的颈后吹到。

元朗真人听风知戒，撤步闪身，手中玄门云帚，往上微扫，使用帚尾银丝，卷住一件轻巧之物。

但目光微瞥之下，却看见帚尾所卷的轻巧之物，并非什么毒辣暗器，只是一片朱红枫叶。

红叶才一入目，元朗真人便愁容尽展，心花怒放地转身含笑叫道：“虞三妹，不必再弄狡狴，且请赶快现身，愚兄要告诉你一件令人难信的奇闻怪事。”

语音方了，眼前人影一飘，从峰腰纵落一位秀美可人，年才十五六岁的玄衣少女，向元朗真人恭身娇笑说道：“元朗师伯，请恕玄儿淘气，主人途中忽遇旧交，相互叙阔，大概要在三更以后，才可赶到，遂命玄儿先来，以免师伯等得心急。”

元朗见来人不是自己结盟义妹，隐居“燕山红叶岭”威震乾坤的巾帼奇侠“红叶令主”虞心影，而是虞心影身旁最心爱的侍女谈玄，遂眉梢微扬含笑问道：“玄儿，你主人遇着谁了？”

谈玄梨涡双现，嫣然笑道：“我主人遇见了昆仑双剑之一。”

元朗真人“哦”了声，讶然问道：“昆仑双剑之一？是‘无情红线’柳无尘，还是‘白发隐娘’黄拂素？”

谈玄笑道：“我主人与昆仑第一剑‘白发隐娘’黄拂素，无甚深交。在途中巧遇，互相畅叙离情的是昆仑第二剑‘无情红线’

柳无尘柳师叔。”

元朗真人目光一闪，含笑道：“昆仑双剑一向少涉江湖，‘无情红线’柳无尘为何突现侠踪？莫非她也是要来这‘西北四大凶地’中的‘白骨沟’，找寻‘九绝真经’……”

谈玄不等元朗真人话完，便自摇手娇笑，接口说道：“师伯猜得不对，我柳无尘师叔虽是有所寻觅，却不是寻觅‘九绝真经’。虽是想去‘西北四大凶地’之一，却不是要来这‘白骨沟’呢。”

元朗真人笑道：“柳无尘不来‘白骨沟’，却去何处？她要找寻什么东西？”

谈玄微笑答道：“柳师叔是倦游北海归来，她因为‘白发隐娘’黄拂素患了严重肝疾，遂想去往‘祁连山’，试试机缘，弄上一株雪芝，一只雪参，或是一朵千年雪莲，带回‘昆仑’替黄拂素治病。”

元朗真人点头笑道：“黄拂素、柳无尘等‘昆仑双剑’，不仅武学极高，人也刚强正直，只是性情方面，似乎略嫌怪僻一些。”

谈玄微摇素手，含笑说道：“师伯莫要听信江湖传言，其实‘昆仑双剑’并不怪僻，只是少涉红尘，又不爱和武林俗士交往而已。就拿我柳无尘师叔来说，她这不辞雪地冰天劳，不怕冻髓裂肤苦，要往‘祁连山’中搜寻圣药，替黄拂素疗治痼疾之举，是何等为友情深，怎能硬把她叫做‘无情红线’呢？”

元朗真人微笑说道：“所谓‘无情红线’中的‘情’字，是指缠绵悱恻儿女之情，不是指友情亲情。我知道柳无尘是位饱尝海风波，情天苦果的伤心人。她早已心如古井，从绮梦中彻悟醒来，才甘与世别，隐居‘昆仑’绝域。”

谈玄看了元朗真人两眼，娇笑微颤问道：“元朗师伯，你怎么对我那柳无尘师叔，知道得这等清楚？”

元朗真人微叹说道：“‘无情红线’柳无尘的昔日情侣，是我

武林旧识，故而我知道她那一段伤心恨事。”

谈玄秀眉微扬，目注元朗真人问道：“师伯，你方才说是有什么令人难信的奇闻怪事？”

元朗真人苦笑说道：“我闯南走北，在无奇不有的江湖之中，总算有点见识，但今日这种怪异事儿，确是初次见到。”

语完遂把巧遇“毒剑神鹰”娄振羽及“白骨沟”中所见，向谈玄细说一遍。

谈玄静静听完，含笑说道：“只有红颜化白骨，何来白骨着红裙？加上‘毒剑神鹰’娄振羽神秘失踪，人亡剑在，以及啾啾鬼哭，闪闪磷光，确实怪异无俦，真有点与我主人所获得的秘讯符合，使人疑虑丛生。”

元朗真人闻言，扬眉笑道：“我虞三妹获得什么秘讯？”

谈玄正欲答话，忽然听得“白骨沟”中，又传出一片悲凄阴厉的啾啾鬼哭。

鬼哭才起，谈玄秀眉剔处，玄衫立飘，便向“白骨沟”内，飞身纵去。

元朗真人一面纵身急追，一面皱眉叫道：“玄儿不要鲁莽，沟中隐形怪人不易对付，且等你主人到来，我们再妥商对策。”

谈玄哪肯听话？在身形连纵之下，娇笑答道：“师伯放心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我‘黑凤’谈玄，既然侍奉主人‘红叶令主’虞姑娘，哪里会怕这藏在‘白骨沟’中，见不得人的魑魅魍魉。”

语音犹在夜空飘荡，人已幻成一片玄云，飘进了“白骨沟”内。

元朗真人哪里放心，也自提气纵身，随后接应。

但他刚进“白骨沟”口，“黑凤”谈玄却已转身走出。

元朗真人讶然问道：“玄儿，你怎么突然改变打算了呢？”

谈玄在眉宇之间，充满惊奇地低声说道：“师伯请到前面看

看,这‘白骨沟’尽头山谷中的情形,好像与你适才所说不一样呢。”

元朗真人闻言一愣,赶紧抢前数丈,目光扫处,果然惊奇万分,双眉深蹙。

原来“白骨沟”尽头山谷中的百数十具骷髅白骨,如今竟都在腰间系上了一条长不及膝的鲜艳红裙。

这种事儿委实神奇,诧异得令人难信,使元朗真人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恶煞凶神,陷藏在“白骨沟”内?

他正自目光四扫,蹙眉思索,忽听得谈玄娇笑说道:“师伯,这谷中鬼气森森,怪异太多。我们还是等我主人到来,再复联手施为,搅它个天翻地覆。”

元朗真人担忧“黑凤”谈玄可能会任性蛮干,而今敌暗我明情势不利,忽听她如此说法,遂立即点头笑道:“玄儿说得对,如今时近三更,你主人也快到了。”

谈玄低颦一笑,转身驰向“白骨沟”外。

元朗真人随后举步,但才出沟口,便听“黑凤”谈玄不住哼哼冷笑。

元朗真人诧然看出,只见谈玄双手持着一条鲜艳红裙,正在反复观察,遂不禁失笑说道:“玄儿真够淘气,你把这红裙取出来则甚?”

谈玄冷笑说道:“这条红裙,不是系在骷髅白骨腰间,而是挂在谷口第一具白骨的手臂之上,上面还有两句狂言大话,隐含着特地向我主人挑衅的意味呢。”

元朗真人闻言,走过一看,果见那条鲜艳红裙之上,书写着“青幡化白骨,红叶着红裙”十个字儿。

元朗真人“哦”了一声,扬眉笑道:“这隐身‘白骨沟’中之人,确实狂妄绝伦,竟敢向当世武林的‘南北双绝’挑战。‘红叶’二